

流年 明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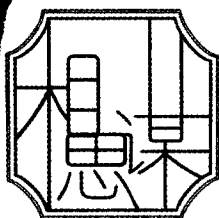
桩桩 著
Zhuang Zhuang



一碗巴豆粥，一杯黄连茶，一盆剧毒酒，相思定谋三千计。
一袭青衫飘飘，一曲琴箫合鸣，一身烟雨空濛，流年明媚百般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流年明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年明媚·相思谋/桩桩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99 - 3439 - 6

I. 流… II. 相…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254 号

书 名 流年明媚·相思谋
作 者 桩 桩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陈 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39 - 6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巧计百出.....	1
第 二 章	江南斗法.....	16
第 三 章	火烧相府.....	28
第 四 章	牡丹争艳.....	41
第 五 章	纵敌北归.....	52
第 六 章	连环计下.....	64
第 七 章	内奸无双.....	74
第 八 章	忍无可忍.....	92
第 九 章	黄雀在后.....	106
第 十 章	故布疑阵.....	124
第十一章	精心布局.....	138
第十二章	京城大乱.....	151

第十三章	诈死偷生.....	165
第十四章	父啖女肉.....	179
第十五章	局中有局.....	191
第十六章	远走苗域.....	201
第十七章	将计就计.....	212
第十八章	被掳和亲.....	223
第十九章	各怀心机.....	237
第二十章	两国交锋.....	251
第二十一章	先弃后取.....	265
第二十二章	以身作饵.....	278
第二十三章	相思定谋.....	296

第一章 巧计百出

一年四季，从春到冬，不是我在作弄你，而是我的心，忍不住向你靠近。

七月，夏荷娉婷。

这一日晨雨过后，京郊渠芙江上那一川荷花亭亭玉立。荷叶上露珠滚动，粉荷、白荷娇艳欲滴，只望上一望，便叫人恨不得扑进去，再不记得夏日炎炎。

层层绿影深处传来歌声：渠芙江上荷花香，小船摇晃采莲忙。微雨过，未沾尘，采得露珠儿酿琼浆，送给哥哥尝一尝哎！妹妹……

歌声隐约不闻，荷花深处却爆发出一阵脆生生的嬉笑声，似乎采莲姑娘们正在嘲笑那位唱情歌的姑娘。

杜听言约了丁浅荷在渠芙江见。

他早到半个时辰，独自站在江边嗅着荷花清香，听得小曲儿，想起丁浅荷的笑颜，心已醉倒。

不多时，荷叶分开，划来一条小船。船上坐了三个采莲女，嬉笑着载着满船荷叶荷花靠岸。三人都戴着遮阳竹笠，青布围脸儿一兜，让人看不清面目。身上穿着采莲女惯穿的蓝底白碎花短襦，腰间一块花围兜系了纤纤细腰，别有一种迷人的风情。

靠了岸，三人却未离开。一女拿出三只粗瓷大碗，提起小炉上的瓦罐，倒出才用新鲜荷叶熬制的米粥，摆上一碟豆腐乳，三人说笑间开始准备吃早饭。

荷叶粥飘来诱人的香气，杜听言不觉吞了吞口水。他贪图晨雨后的清新，早早骑马赶到了渠芙江，没吃早饭，此时已饥肠辘辘。见三位采荷女天真活泼，荷叶新粥飘香，他忍不住上前一步笑道：“姑娘熬的好粥，引得在下垂涎，不知可否买碗粥喝？”

空中飘起银铃般的笑声，采莲女害羞得你推我搡。终于站起一位胆大的，拿了几张荷叶并一枝粉色荷花放在岸边，又倒了碗粥放在上面，低了头不敢多瞟杜听言一眼就匆匆上了船。小舟一荡又入荷田，这才大了声音道：“公子请用！”

笑声又起，杜听言隐约听到一句：“好俊的公子……”他禁不住也笑了起来。

拿起那枝粉色荷花，上面还沾着露水，他嗅了嗅，感叹这真是个无比美好的清晨。等他端起那碗荷叶粥吹了吹，喝了一口后，脸色大变，噗地吐了出来，脚尖一点掠进荷田，笑声消失在荷花深处。



杜昕言朗笑道：“姑娘们的巴豆荷叶粥别有一番滋味，在下心领了。”声音使上了内力，飘荡在渠芙江上久久不绝。

荷叶翻动，像一群可爱的孩子扬着手掌，他穷尽目力却看不到小舟的影子，仿佛渠芙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清晨的采莲女。

杜昕言满心疑惑回到岸上。身后马蹄声急，一朵红云飘来，胭脂马上翻身跃下红色劲装的丁浅荷，满脸羞愧，“小杜！我睡过头了。”

他递过那枝粉嫩荷花微笑道：“不早也不晚，正合适。”

丁浅荷深深地吸了一口荷花清香，她向来看不懂杜昕言的表情，这会儿吃不准他是真的没生气还是他恼了没让自己看出来。心里暗骂着杜昕言万年不变的假斯文臭风度，她眼珠一转，眼睛笑得眯成了缝，觉得好话先奉上一定没错，“这里真美，清晨人又少。小杜每次选的地方都好！”

“呵呵……”江面上笑声再起。杜昕言眉心一皱闻声看去，那只小船靠上了江对岸，三位采莲女上了岸。一人隔江望着他，故意将盛粥的瓦罐高高举起让他瞧见，然后扔进了江中，拍了拍手扬长而去。

杜昕言瞳孔猛然收缩，隔了渠芙江他仍清楚地看到采莲女白生生的手，很显然那绝不是常年干活的手。是因为初荷歌声和等待的心情才没有注意到这个破绽吗？他不温不火地对丁浅荷说：“日头已渐高，咱们另选地方吧。”

十月，枫叶似火。

京城西郊有山名落枫山，是秋来赏枫的好去处。杜家有座别院正位于落枫山下。

杜昕言最爱别院秋景，正得了几日假期不用去应卯，便带了书童信儿搬来小住。

秋阳温暖，空山鸟鸣，几片红枫悄然而落。京城官场的俗事便离得远了，杜昕言只有这样独处时，一颗浸泡在宦海中成日算计的心才会变得闲暇。

他取出洞箫自娱，一曲《古刹幽境》闲淡清雅，绕林缥缈。杜昕言正吹得心思恍惚，院墙外竹林中却飞出一丝琴音相和。

琴音恬静，于高处飞旋不绝，低音阔然空灵。杜昕言精神一振，大有遇到知音之感。箫琴合鸣，和谐无比。

他仿佛飞翔在千山万林之中，仰头看天地之宽，俯首观山河绵绵，眼中世间万物如同芥子，心境为之一宽。箫声停止，琴音滑落，他已迫不及待地掠出枫林，想要会一会与他作曲之人。

竹林中不知何时搭起一围白纱帐，隐约可见一白衫女人居中而坐，衣衫与白纱混在一起，像笼在雾中的仙子，看不真切面目，只感觉飘逸出尘。

杜昕言走到帐外，一拱手笑道：“姑娘琴艺高绝，杜昕言有礼了。”

帐中传出一个清冷冷的声音，像破冰时节的山溪一般冷冽，令人不敢接语，“冒昧和曲，还请公子见谅。小女子不见陌生男子，公子请回。”说罢自顾自地烹茶。

杜昕言一愣，脸上浮起饶有兴味的笑容。

他是德妃亲外甥，大皇子的亲表弟，其父杜成峰官至天下兵马指挥使。杜昕言十七岁中榜眼，深受皇上器重，二十岁就成了监察院里最年轻的六品知事，且相貌清俊，风流多金。

他对女子最是温柔，哪怕是最低等的丫头他也不忘展示风度，所以京城小杜走到哪儿都大受闺中名媛欢迎，为刺探他的行踪与他偶遇的女子多如过江之鲫。今日却被人驱赶，杜昕言脑中忍不住跳出欲擒故纵和欲拒还迎这两招。然而琴声又拖住了他的腿，他只想瞧瞧这位姑娘的真面目，于是厚着脸皮不走了。

“嗅茶香清浅，应是蜀中青山绿水茶。又隐有竹香，是现摘了清晨新抽的嫩竹尖煮水，七分时捞出丢弃，再以水烹茶。青山绿水翠竹香，姑娘好雅趣！”

听到他一番点评，纱帐中的女子手势一缓，却不理他。

杜昕言也不恼，轻笑道：“闻香识美人，此美如空谷幽兰见之忘俗，气华孤傲拒人于千里，冷冽芬芳另有一番滋味。”

那女子哼了一声转身拂开身后纱帐就走，隔了重重纱帐回首高傲地说：“听说京城小杜风雅，待女人更是温柔有礼，何必纠缠失了风度？我的茶苦得很，你消受不起！”

杜昕言一听止住了脚步，眼中却有着几分好奇。此女真不是冲着他来的，一副见了她避之不及的模样让他忍不住摸了摸下巴。他居然入不了她的眼？然而，佳人既无意，他自然也不会强追上去自讨没趣。



隔了纱帐，那条纤细的白影越行越远，消失在翠竹深处。杜昕言莞尔，喃喃道：“真的是苦的吗？”

他大步上前掀开白纱，中间置有一几，放着一张琴。只瞟了一眼，他就知道它只是张很普通的琴。能用这样的琴弹出高明之声，这位姑娘的琴艺可见一斑。

帐中火炉上一壶水滚沸，几上摆着几只薄胎白瓷茶碗，茶碗上画有竹叶几片，雅致精巧。

这位姑娘所用之物都不俗。杜昕言悠然坐下，提水冲茶，再倒入茶碗，清香扑鼻。他端起一杯放到鼻间一嗅，竹之清华，青山绿水之略苦萦绕鼻尖，汤色黄澄，透亮可喜。

杜昕言想起琴声，再也按捺不住，就着茶碗饮尽。茶水方才入口，他噗地吐出来，想找水漱口，可炉上只有一壶滚水。

“黄连?!”杜昕言一张脸苦得快要哭出来，张着嘴跑回别院。一手八步赶蝉的轻功施展到了极致，端的是身如急电，一闪而逝，果真消受不起。

等他塞了满嘴蔗糖，甜得牙痛时，脑子里便想起采莲女的巴豆粥来。

六月下巴豆，十月下黄连。她们究竟是谁？

杜昕言毫不吝啬地动用了监察院的暗探，得到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

“十月二十六，沈相千金携仆往落枫山赏枫，十一月一日归。”

难道捉弄他的人是沈相千金？

抚琴和箫是在沈小姐离开当天，那么在此之前她应该不止一次地在竹林中听他吹箫，等到归期那天抚琴，是捉弄完他就跑路了吗？可是，他并不认识沈相千金，为什么她要捉弄他呢？

杜昕言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一桩事来。

京城诗会，三月踏春时节召开。京郊莫愁湖才子佳人云集。

诗会上他于酒后题了两句一诗：芳菲春坠泪，浅荷夏笑妍。之后便有好事者传开，道京城小杜评定，武威将军之女丁浅荷胜过当朝宰相之女沈笑菲。

丁家浅荷小姐常骑一匹胭脂马，英姿飒爽，容貌娇美，见者无不为之倾倒。沈笑菲却养在深闺，路人不识，因娴静温柔，甚得皇后与皇贵妃喜爱，一句

“大家闺秀当沈家小姐如是”就把丁浅荷的风头盖住了。

丁浅荷连沈笑菲什么样子都没见着就被比了下去自然不服气。她性子爽直，最看不来这种扭捏闺秀，外出骑马、抛头露面常被父亲训斥，话里不时要她学学沈笑菲。丁浅荷气恼之余便向青梅竹马长大的杜听言诉苦。

杜听言自然好言相劝，酒后题诗也是半带讨丁浅荷高兴之举，无意中却得罪了沈笑菲。

回想起这事，错在自己，杜听言最终也只能苦笑了之。

又两月，冬雪覆盖京城，正是温酒赏雪时节。

杜听言带着书童信儿直奔城中的积翠园。江湖第一剑客卫子浩传书于他，道积翠园来了位琴师，琴艺高绝。

听到“琴师”这二字，杜听言便坐不住了。那日别院和曲后，琴箫合奏的美妙久久不能忘记，只盼能再寻得一位能与自己洞箫相和的高手，于是托了卫子浩四处打探擅琴之人。

他也时常借着公务去拜访沈相。才赞得一句相府花园美轮美奂，沈相就板起了脸道：“相府后花园除老夫外从不准任何男子进去，杜大人是从何处知晓花园之美的呢？”

杜听言当然不能说是他跃上墙头窥看绣楼，只能堆了满脸的崇敬之意，挺直了腰杆拍马屁，“下官途经相府后花园围墙外，见墙头花香蝶舞，隐现翠竹青幽，有老藤蔓延，心下暗忖相爷高风亮节，布置的后花园自然也清雅绝伦。”

沈相“嗯”了声，这才没再追问。

等杜听言某天再次经过后花园围墙时，墙头加砌了三尺青砖，将鲜花、翠竹、老藤挡了个严实。杜听言鼻子出气哼了声，觉得沈相忒小气，又不禁失笑，加高墙头三尺就能挡得住他？

后院高墙虽拦不住他，但也再没让他听到天籁般的琴声，杜听言失望至极。

从那天起，他的兴趣落在了寻找擅琴者身上。今日，他带了信儿兴冲冲地进了积翠园，要听新来的琴师抚琴，点的曲名正是《古刹幽境》。京城小杜公子捧



场，琴师自然赏脸。不多时，有侍女引他进了座小花园。

白雪飘扬，一株红梅吐芳。园中亭内烧了火盆，闲置锦榻，四周围了透明蛟绢挡风。一扇梅兰竹菊屏风置于后座，隔开了视线。

没过多久，他朦朦胧胧看到屏风后出现两条人影。

杜昕言心中涌起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隐约盼望着这琴师是沈笑菲所扮。他恨不得一脚把挡着视线的屏风踢开，看个究竟，脸上却摆出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慵懒样子，靠了火盆歪在软榻上坐了。

琴声一起，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杜昕言胸口怦怦直跳，凝视亭内多时，终于长身而起。

依稀像是竹林中那种清冷冷的声音，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公子止步。小女子不见生人。”

“我若想见呢？”

屏风后一阵沉默后，声音宛若流水幽幽，“小女子的茶苦得很。”

杜昕言眉一挑，反而不想进去了，大笑道：“入口虽苦，却回味无穷。”他复又坐下，让信儿拿出一瓶酒来，“小姐上次走得匆忙。在下吃了小姐一盏茶，回请小姐喝盅酒。不知可否？”

他拍开泥封，酒香溢出，目不转睛盯着屏风后。

果然，那女子缓缓说道：“汾酒竹叶青，当以白玉碗饮之。无双，取白玉碗。”

“呵呵，小姐果然见多识广，正是汾酒竹叶青，该以白玉碗饮之。”杜昕言本想考考她，见她对酒也有涉猎，目中兴趣更浓。

屏风后转出一名侍婢打扮的人，容色清丽无双，步履轻盈曼妙，只是神情冷了点儿，一张脸冰块雕出来似的。杜昕言一呆，侍婢如此颜色，她会是怎样的国色天香？

无双端来两只白玉碗，倒出酒来。浅绿色的酒液衬着白玉碗，清新喜人。她冷冷地看着杜昕言，让他先选。杜昕言一笑，随手端起一碗。

屏风后那位女子接过无双端来的酒慢吞吞地说：“公子怎么知道我会在积翠园？”

“噢，沈家大小姐不是知道在下会来积翠园吗？”

“京城小杜果然机智过人，一猜就中。”沈笑菲冷冷回答，“外面传闻沈家大小姐温柔娴静，是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那是假的。其实我很小气，得罪我的人，我非报复不可。”说着，沈笑菲一口喝下碗中之酒，道，“这酒冷冽了点儿，不适合这节气！”

杜听言听她坦然承认，也不失光明磊落。有美人如此相待，他觉得吃点儿巴豆，喝点儿黄连苦茶汤也没有关系。自己题诗无礼在先，如今对沈笑菲一点儿气恼也无，他一口饮尽白玉碗里的酒起身一揖，“我虽无意却得罪了小姐，杜听言在此赔礼了。”

话才说完，突感腹中绞痛，杜听言心中暗骂又上当了，忍着痛飞身掠出，脚踹飞屏风，只看到沈笑菲掀起蛟绢穿着银白色狐裘返身离开的背影。他伸手就抓，可眼前剑光一闪，无双竟身怀绝技，剑招毒辣。杜听言腹中疼痛，无奈后退。

无双也不恋战，哼了声扭头就走，冷冰冰扔下一句，“见我家小姐喝了酒就以为没毒了吗？我家小姐早服了解药。蠢！”

杜听言气结当场，眼睁睁地看着远处三条窈窕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他捂着肚子坐下，强提一口丹田气逼毒，费了足足一盏茶的工夫，才吐出一口黑血。等到卫子浩笑嘻嘻进来时，杜听言已没有半点儿饮酒赏雪的心情了。

回到府中，杜听言令管家贵叔置办了贵重礼品送至相府，言辞恳切地向沈笑菲道歉。贵叔满面羞惭地回来，转达了相府回话，“男女有别，私相授受有违礼法。我家小姐知书识礼，绝对认不得杜大人这等风流人物，何来致歉一说？”

杜听言不怒反笑，觉得沈家大小姐甚是有趣。

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还好意思理直气壮？！

“贵叔对我很不满？”杜听言望着退回来的礼物出神。

贵叔板着脸道：“人家是相府的千金小姐，不是柳巷的姑娘！少爷胡乱写诗坏人家名声，活该被人家刻薄。”

杜听言的眼睛眯了眯，贵叔向来护短，长这么大他头一次从贵叔嘴里听到对他不客气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已经拱手备礼道歉，沈笑菲居然敢拒绝他！



杜昕言心头的火苗隐隐蹿动，脸上依然挂着浅浅笑容。

两天后，沈笑菲的资料已放在他的书房桌上，杜昕言一字一句反复看了三遍。

这一夜，他书房里的灯光亮至晨曦初现。

浅浅白雪落了一园，小径夹杂着浅雪露出斑驳的痕迹。

园中靠近围墙一角竖了架秋千。木板上积下寸许白雪。沈笑菲抱着暖手炉全身裹在厚厚的银狐斗篷中，脸陷在白色的绒毛围脖里，只露出一双狭长的丹凤眼。眼睛不大，却甚是有神。两点瞳人乌黑，衬着眼白现出些微蓝色，如上好薄胎瓷器中盛着的一汪清澈见底的酒，又似雪地上空的一抹蓝天，干净得不染丝毫尘埃。

“小姐，外面冷，当心冻着！”明明是关心的话语，可从无双嘴里说出来，半点儿热度也没有。

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紧身比甲，勾勒出苗条的腰身，手里提着一把细窄狭长的剑，双颊冻出一层淡淡的嫣红色，像株静静吐芳的幽兰。

“你先回去吧，屋里炭气重，我透透气。”笑菲身子一动不动，话语声从围脖中透出，宛若流水，却不再是杜昕言听到的清冷冷冽。

无双愣了愣，胸口微微起伏，眼里飞快地掠过一丝无奈。她不再相劝，垂下眼帘，站在笑菲身边一动不动。

笑菲眼中便露出狡黠的笑意。她缓步走到秋千处伸手拂开白雪，一双素手落在雪上，除指尖一点儿粉红，几与雪色无异，端的是欺霜赛雪。

她坐上秋千，双足微蹬，秋千轻轻晃荡。风吹起斗篷与围脖上的毛，她打了个喷嚏，笑道：“无双，我又会害你受罚，你心中可是恨我入骨？”

无双神情漠然，嘴紧抿着一声不吭，仿佛笑菲说的事与她无关。

笑菲突然就倦了。她下了秋千，瞧也不瞧无双就往绣楼走。

无双默默地跟在她身后，直走到楼下，笑菲突然回头看了她一眼说：“无双，保护一个你心里讨厌的人，真的值得？”

无双抬头，平静地看着笑菲，缓缓吐出两个字，“值得！”

“就因为他救了你一命，所以你就像傻子似的听他的话？你真的无怨无悔？”
笑菲不解。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你让他救你的吗？他自己愿意出手相救关你何事？大不了，你将来也救他一命好了，这样日日被我折腾跟零碎别了有什么区别？！”

无双望定笑菲，终于轻叹一声，“小姐生性自私凉薄，自然不懂得。”

笑菲没好气地回了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双，别再和我说那些仁义道德。我就是想看看他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拿你当试刀的，也是你自找的。”

她提裙慢步上楼，走到二楼闺房门口又听到无双清冷的话语，“小姐除了自己从不挂念任何人吗？”

笑菲的脚步顿时有如千斤重，怔怔地站住。雪早住了，阳光映得花园很亮堂，连风声都没有，异常安静。

她从来没有挂念着别人吗？这些天她时时在记着念着想一个人。

渠芙江上透过荷叶缝隙，他负手站在江岸上，一袭青衫在清晨的风里微微飘荡，眉梢眼底都是笑意。

落枫山一曲箫音空灵宛转，夜夜在她耳边一遍遍响起。

她打了个寒战，手笼在袖袍中抱着暖炉仍觉得冷。笑菲瞟了眼无双，扁了扁嘴想：宁负天下人，也不要对不住自己。

元宵灯节。

一年之中京城最美的夜晚。

笑菲看到侍婢嫣然换了身新衣，脸上有按捺不住的雀跃。可是，她不想去。她很想知道，她不去，三皇子睿会拿她怎么办。

两年前她身边只有嫣然一人服侍。那天，两人兴致勃勃地去逛灯节，眼中只有五彩缤纷的灯，回望才知两人走散了。她站在一盏莲花灯下并不着急，只待看完才独自回府，紧接着英俊潇洒的三皇子睿就上演了一场邂逅护美的戏码。之后他总是显露出对她深情款款的模样，还把武艺超群、长相清丽得让她惭愧的无双



送来保护她。

笑菲不肯相信三皇子睿对她一见钟情，她也说不出为什么。两年来高睿表现得无懈可击，私下里表现出一副将来要与她共执江山的痴情模样。因她老爹当朝宰相沈仪坚持不介入皇子之争，笑菲不想让人知道她与高睿结识，所以他就摆出认不得她的模样，丝毫不坏她闺誉，只说等太子位定了，沈相无顾虑了，就请明帝赐婚云云。

她不相信，又疑惑重重，只好折腾无双。只要她有什么异常状况，无双就会被高睿罚。笑菲刚开始是想试高睿，到后来就对无双好奇。无双跟在她身边两年，一副冷冰冰的模样早让笑菲看得烦了。她按捺不住想使坏的心，就想看无双何时会激动地跳起来。

“你俩自己去看灯吧。天冷，我不想出门。”笑菲望着无双，眼中又燃起了兴奋。如果她不去灯节，高睿见不到她，他会怎么处置无双？

嫣然从小侍候笑菲，却是个实心眼儿，喜怒都露在脸上。两年下来，她依然不知道无双的来历，这会儿更听不懂笑菲的意思，听小姐说不去看灯，顿时耷拉了脑袋。她恳求地望着笑菲，赌气说：“小姐不去，我也不去了。”

无双脸上连多余的表情都没有。

笑菲眼珠一转，笑道：“好啦，一年就这么一回。走吧，去看灯。”

嫣然顿时欢呼起来，眼中透出一层兴奋。

笑菲瞟了眼无双，无双依然面无表情。笑菲走过无双身边时坏坏地说：“你猜这次他会怎么罚你？”她轻轻一笑，拢了斗篷，款款而行。

无双脑中飞快地闪过高睿似怒非怒的眼神，仿佛他和沈笑菲一样，拿她做试探对方的棋子。两年来，笑菲不停的挑拨与折腾让她有些不耐烦。她实在很讨厌这个相府千金。但是想起他救她的情景，无双微微起伏的心又平静下去，像一颗石头扔进了古井深潭，溅起涟漪后又恢复了平静无波。

拥挤的人群，流光溢彩的街市。

笑菲主仆三人戴了笑脸娃娃面具站在一盏莲花灯下猜灯谜。笑菲突听到脆生

生的一声，“小杜！你帮我赢那支簪子！”

她顺着声音望去，眼前一亮。灯光下映出一个娇俏人儿，貌美如花，穿着嫩粉色花袄，石青裙子，披着件大红披风，颈项间一圈白狐毛衬着俏脸如银月似堆雪。那俏人儿站在一盏花灯下，单手扯着上面的绸布灯谜，生怕有人和她抢。

一袭青衫同时闯进笑菲的眼帘，杜昕言俊面含笑地站在女孩儿身边，抬起头去看那道灯谜。因为专注，他的脸微仰着，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与侧脸清俊的线条。他负手而站的样子，又一次勾起笑菲的记忆。

笑声就这样从前方传来，杜昕言将赢来的一支银簪插进女孩儿的发髻。她娇笑的模样，他温柔的动作突然让笑菲有些羡慕。

她怔怔地看着眼前的莲花灯，目光已透过迷离灯光落在两人身上。那些笑声像是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而她，只听到自己的心跳。这种孤独感让笑菲有点害怕。她强迫自己收回眼神，专注地去看莲花灯上的谜面。那行小字却很模糊，似被灯光照花了，怎么也看不清楚。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她并不知道，只是路过她身边的人叹了口气：“杜公子与丁小姐青梅竹马，端的是郎才女貌！”

“芳菲春坠泪，浅荷夏笑妍。”她想着这句诗，薄薄眼眸中便飞出了冷意。

“什么灯谜能难倒你，瞧了这么久？”一个声音低低地在她身边响起。

笑菲微惊，抬眼看到一张哭泣的脸笑了，“人人都爱买笑脸娃娃，你偏要与众不同。”

“我看到你是在笑，你看到我是在哭，正好应景，不是吗？”戴着哭脸面具的人身材高大，穿了件银白绣福字底花锦袍，腰结玉带，挂着香囊荷包压袍金坠角，一看就知道是富贵人家的少爷。

他不等笑菲回答，引着她往前走，七转八拐来到河边，带着她上了条画舫。无双领着嫣然，同几个便装的侍卫跟着上了船。

进了舱中，那人才摘了面具，面容俊美，嘴角噙着一丝笑意，正是当今三皇子高睿。

“江南贡米出事了。皇上今天知道了消息，令户部与江南道查办。”笑菲没